



The Biography
Thatcher

[英] 查尔斯·莫尔 著/赵杰 译

撒切尔夫人传 (1979~1982)

Thatcher

铁娘子时代



撒切尔夫人传
(1979~1982)

铁娘子时代

[英]查尔斯·莫尔 著
赵杰 译

图字：01-2013-8213号

Margaret Thatcher: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Volume One: Not For Turning

by Charles Moore

Copyright©2013 By Charles Moor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ITKEN ALEXANDER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3 WORLD AFFAIRS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撒切尔夫人传·铁娘子时代: 1979-1982 / (英) 查尔斯·莫尔著; 赵杰译. --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6.12

书名原文: Margaret Thatcher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Volume One: Not For Turning
ISBN 978-7-5012-5306-7

I. ①撒… II. ①查… ②赵… III. ①撒切尔(Thatcher, Margaret Hilda 1925-2013) - 传记 IV. ①K835.61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9259号

责任编辑: 王瑞晴 蔡金娣

策 划: 董保军 张天罡

审 校: 贾文渊

特约编辑: 于建梅

制 作: 张彦普

书 名: 撒切尔夫人传: 铁娘子时代

作 者: [英] 查尔斯·莫尔

翻 译: 赵 杰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100010)

网 址: www.ishizhi.cn

电 话: 010-65265923(发行) 010-85119023(邮购)

010-85112689(编辑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87×1092毫米 1/16 26印张

版次印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5306-7

ISBN 978-0-713-99282-3

定 价: 4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1. 1979年5月“对于一个女人机会只有一次” /001
2. 唐宁街“他们觉得她就像一头右翼的狒狒” /026
3. 削减“我的要求太少了，对不对？” /071
4. 疑惑足以败事“我不扮演慷慨姐” /097
5. 不支持转弯“罗伯特，他们都反对我。我能感觉到” /133
6. 俄国……里根“唯一有胆量的欧洲领导人” /165
7. 爱尔兰绝食事件“面纱后面的夫人” /199
8. 1981年预算案及影响“我们必须赶紧采取行动拯救她” /236
9. 福克兰群岛遭入侵“我人生中最糟糕的时刻” /276
10. 胜利“除了你谁也做不到” /323

注释 /375

1.

1979年5月

“对于一个女人机会只有一次”

1978年9月7日，吉姆·卡拉汉在电视广播中宣布，秋季将不举行大选。这一意外决定让每个人措手不及，或许连他本人也有些手足无措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介入前一度呼呼飙升的通货膨胀，在这个夏天已经下降了10%。政府在7月份开始实施薪资政策的第三阶段，薪资涨幅标准为5%。这似乎给有序管理注入了希望，公共舆论称赞有加，而这与撒切尔夫人一心追求的“自由竞争”理念相悖。然而，卡拉汉却犹疑不定。他的民意调查得票计数让他对能否胜出心存疑虑——他非常担心再次出现对自己不利的“无多数议会”局面，而且他知道，秋季可能出现劳资纠纷。他似乎相信，在1979年夏季来临之前，自己的物价与收入政策会遏止通胀，^①还认为薪资上涨5%的行政规定能让自己获得救赎死而复活。结果，这日后反倒成了他被钉的十字架。¹伯纳德·多诺休和其他接近卡拉汉的人一样，被自己的顶头上司蒙在鼓里，事先对延期举行大选的计划毫不知情，他在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心情：“我感到极为失望。”卡拉汉的政治顾问汤姆·麦克纳利²对多诺休说：“他（卡拉汉）要么是个了不起的政

1 这里使用的是《圣经》说法，“死而复活”与“被钉十字架”同时出现于《圣经》中的耶稣身上，前者代表的是救赎主完成使命；后者代表的是其为人类的罪承受酷刑。——译者注

2 汤姆·麦克纳利（1943—），毕业于黑潭市圣约瑟夫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1979—1981年任南斯托克波特选区在议会的工党议员；1981—1983年任南斯托克波特选区在议会的社会民主党议员；1995年，受封麦克纳利勋爵；2004年起任议会上院自由民主党领袖。

治天才，要么已经错失了良机。”^②

卡拉汉宣布大选延期的这一天，撒切尔夫人正在英格兰中部做竞选旅行。由于卡拉汉选择通过电视广播向全国宣布自己的决定，大多数人事前以为将宣布大选揭幕，所以有许多记者跟随在撒切尔夫人周围。她在广播前几小时经密报得知此事，心中既惊讶又沮丧，不过她很理智，清楚自己的机会不会因此失去。她已经为参战披挂停当，很难再次卸下甲冑。当时陪伴她的迈克尔·多布斯¹回忆说，她像先前一样勤勤恳恳，当晚在酒店与报界随行记者侃侃而谈，直至深夜，尽管她已经疲惫不堪，但她不愿让记者们失望。最后，丹尼斯拨开会议室里拥挤的人群，挤到前面说：“行了，女士。该睡觉啦。”她这才顺从地离去。^③

在保守党研究处，人们对延期举行大选的消息反应相当热烈。当时克里斯·帕滕正和安格斯·莫德一起审阅保守党竞选宣言的校样。此前，他一直感到担心，觉得卡拉汉一再保证“提振管理水平”，很可能在大选中占得先机。延期大选反而让保守党得到了机会。“我们乐得跳上桌子跳舞。”^{④2}

当时，有众多迹象表明工业领域会有麻烦，可能挫败卡拉汉延迟大选的伎俩。例如，9月22日，福特公司的工人走上街头，抗议5%的工资涨幅限额；10月初举行的工党大会上，由于工会集体投反对票，薪资政策遭到多数党员投票抵制。³不过，从短期影响来看，卡拉汉的决定对工党有利，给保守党造成了压力。卡拉汉本人在大会上的讲话一度被认为“改善了气氛”，^⑤民调结果有了逆转。9月份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保守党领先7%，10月就变为工党领先5%。保守党中就薪酬政策发生了又一场公开的分裂，

1 迈克尔·多布斯（1948—），毕业于牛津大学基督教会学院和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和外交学院；1981—1987年任政府特别顾问；1986—1987年任保守党办公室主任；1983—1986年，1988—1991年任上奇公司副董事长；1994—1995年任保守党联合副主席；著作《纸牌屋》（*House of Cards*）及其他政治小说的作者；2010年，受封多布斯勋爵。

2 迈克尔·波蒂略当时同样在场，对当时的一幕印象深刻：帕滕迅速捧起宣言校样，投进柜子锁起来，以此证明，这些东西已经完全不再需要。（对迈克尔·波蒂略的采访）

3 这一时期，工会领导人可以不经会员们允许而代其投票。其进行的一些运动通常会在工党会议上以非同寻常的边缘票数得以通过，比如，六百万票。

让对手占了上风。

分裂的直接原因是泰德·希思。这年年初，汉弗莱·阿特金斯和卡灵顿勋爵曾不遗余力地撮合，要拉近希思与撒切尔夫人的关系。阿特金斯建议撒切尔夫人会见希思，听听他的忠告，希思当时刚结束中东之行回国。阿特金斯没料到，撒切尔夫人竟然同意了。两人在位于弗拉德大街的撒切尔夫人的家中秘密会晤。这次会晤并不成功，撒切尔夫人认为希思仍心存芥蒂。^⑥希思的说法也是一样，当然是指责对方。“她很固执己见，”他回忆说。^⑦2月份，阿特金斯做了进一步试探，主要接触了希思的医生和密友布莱恩·沃伦，想搞清楚希思打算在保守党的政治事业中扮演什么角色。随后，阿特金斯会见了希思，让他沮丧的是，他发现希思将这次试探当作了是撒切尔夫人对其发出的邀请，请他担任保守党秘书长一职。希思表示，自己准备待在影子内阁里（当时还没人提起及组建影子内阁）。^⑧阿特金斯不得不写信给希思，说撒切尔夫人不知道他与沃伦接触的事。显然其中存在刻意误读。而且蒂姆·吉特森有自欺倾向，有可能接受他的解释，吉特森出于善意，当时在议会仍支持希思。^⑨果然不出所料。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希思故态复萌，表现出“不可思议的愠怒”，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他站在议员席发言，《泰晤士报》描述称，他的讲话“沉闷乏味”。^⑩他提及撒切尔夫人认为5%的薪资涨幅限制就算有过，如今也已经突破了，而这样的话，“没什么好沾沾自喜的，也没什么值得喜悦。我们该为国家感到悲哀才对”。在那天晚上的电视节目中，他说“不受约束的劳资谈判导致了大规模的通胀”，假如卡拉汉“要解散议会重新选举下议院，表示不能再容忍物价飞涨，或者不容许再来一次自由竞争，我会表示赞同”。以吉姆·普赖尔为主的希思支持者赞同《经济正道》中的措辞：“政府必须为涨薪的恰当范围做一些决定。”但基思·约瑟夫在电视节目中的解释引发了进一步的不和谐，他说，那句话指的仅仅是公共部门的薪资。

撒切尔夫人的国内政治观点处于弱势地位，民意调查显示，在薪资政策上，舆论偏爱希思—卡拉汉的观点，而不是她倡导的自由竞争理念，撒切尔夫人处境尴尬。但她决心不纠缠一项收入政策而让自己受困。在工党大会之后、保守党大会之前，她与比尔·迪兹私下交谈过一次，交谈中，她流露出一种忧虑，担心工会与政府会藉某种契约治理国家。“必须重申政府拥有独立的权力，”迪兹当时记下了撒切尔

夫人的话，“政府和工会各自扮演着不同角色——都是可敬的角色，但必须明确这两种角色各属于什么性质。”迪兹提醒她说：“工会已经在两届政府中占有地位，还将持续到第三届。”“不，不能这么说，”撒切尔夫人口吻谨慎地对他说，“应该说……它们必须做自己的本分工作。”她向迪兹抱怨说，吉姆·普赖尔最近表现很奇怪，拿不准他在布莱顿举行的保守党大会上要怎么讲。^⑩在布莱顿的大会上，普赖尔发言称，一项法定收入政策是可以在特定环境下推出的。撒切尔夫人在电视上公开反驳他：“我们谁也没考虑环境。”^⑪她在党大会上发言时，萎靡不振的普通议员们认为她的观点有点缺乏锋芒。她在发言中坚持了一个准则：允许有一定的分歧，但不放弃自己的原则。她说：“我们推崇现实的、负责任的、不受政府干涉的劳资谈判。”^⑫那个月底之前，在一场补缺选举中，工党以微弱多数得到了贝里克郡选区和东洛锡安选区的席位，这是工党在议会中成绩最好的一次补缺选举。希思在演讲中露面，重申自己对收入政策的支持。伯纳德·多诺休在日记中写道：“演讲似乎还是那么坦率有趣，看来我们有赢的可能。”^⑬撒切尔阵营的人看到希思的不忠诚极为愤慨。乔治·加德纳说：“要想得到希思的支持简直比登天还难。”^⑭但11月份的一项非正式民意调查显示，如果再次由希思担任党首，保守党3%的领先比例将上升到14%。保守党感到束手无策。历史上头一遭，保守党在错误的年份出版了其《竞选运动指南概要》，他们以为1978年秋季会有投票。当时弥漫着一种情绪：“我们只好听天由命了。”^⑮

在工党内部，议会和工会两支力量内斗不断，大有扼杀对手的劲头，这对撒切尔夫人是桩幸事。12月12日，公共部门工会表示反对第3阶段的薪资政策。12月13日，议会就制裁雇主的规定投票时，否定了政府的提案。雇主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福特公司，它已经突破了5%的薪资涨幅限制。多诺休当时认为，这一来政府“大势已去”。^⑯然而，第二天议会是在是否进行信任案投票问题上辩论时，政府的主张却占了上风，卡拉汉显然掌控着局面，而撒切尔夫人未能随机应变。多诺休记下当时的情景：“她在议会上滔滔不绝，似乎以为跟没有听众一样，不久人们便开始在后面的座位上聊起了天，有的人离开座位去喝茶——因为她谈的内容与大家无关。”随后在讨论双方的辩论时，卡拉汉对多诺休说，撒切尔夫人没有意识到，要在议会取得成功，多半靠表演成分，不过他补充说：“她若受到挑衅，就会

表现得如鱼得水。”^⑱¹

1978年的最后一天，撒切尔夫妇在斯科特尼城堡举行了一场午餐会。这天降了那年最大的一场雪，将近一半客人未能光临。撒切尔夫人对冒着暴雪组织聚会的比尔·迪兹说，她经历了担任党的领导人期间最糟糕的两个月。迪兹评论道：“绝不是一蹶不振，只是一个低潮而已。”^⑲但英国遭遇的困难为她提供了良机。1979年1月3日，卡车司机开始罢工。吉姆·卡拉汉躲在唐宁街的首相官邸，对此竟无所作为，他陷入了沉思。他对伯纳德·多诺休说：“一切都在分崩离析，再过几个星期我们才会清醒，然后发现一切都已经太晚了，人人都为20%的支持率感到满足。”^⑳次日，《每日邮报》公布了一项非正式民调结果，显示工党领先于保守党3%，尽管如此，卡拉汉的警觉是正确的。他启程前往加勒比海的瓜德罗普岛参加G7峰会（世界主要经济大国首脑的聚会）。那是个遥远的地方，似乎远离国内正面临的危机。这趟旅途堪称“冰火两重天”：一边是英国的严寒深冬，冰冷刺骨；一边是热带海洋性气候的海岛夏日，骄阳似火。媒体发的照片中，卡拉汉身着衬衣与其他国家领导人在一起，这引起了国人的反感。他1月10日回国时，在飞机上收到乐观的简报，称油罐车司机的纠纷已经平息（事实的确如此，不过潜伏在公路和铁路运输中的纠纷正在涌动，还波及煤炭、燃气、电力等行业，以及地方政府和行政机构），这一消息使他在机场接受媒体访问时，颇显洋洋得意。《危机？什么危机？》成为《太阳报》惹眼的大字标题。卡拉汉从未说过这话，但在他向媒体发出的评论背后隐藏着这句潜台词，这成了他挥之不去的阴影。

卡拉汉回国前，撒切尔夫人已经在准备改变自己的基调。1月7日，在接受《周末世界》节目布莱恩·沃尔登采访时，她抨击工会领导人的态度比以前更加猛烈：“我不能允许议会中的任何人得到伤害、贬损别人的许可证，不能允许这种行为免受法律制裁。”^㉑罢工活动开始前，她提议采取邮寄选票的方法，不过她并不愿意强加这种方法，她还提议对罢工者得到的利益课税。三天后，撒切尔夫人在致休·托马斯的信中写道：“如果我要立一个新年的誓言，这个誓言就是不背弃自己的信念，一丁点儿都不背

1 撒切尔夫人清楚自己这种天性癖好。九天后，她在接受《观察家》报采访时说：“这头动物一旦受到攻击就会自卫。”（《观察家》，1979年2月18日）

弃。我也不怕遭到所谓自由组织的反对。”^{②①}1月16日，在一次关于工业状况的下议院辩论中，她对事态表达了愤慨之情。多诺休回忆道：“她表现出自己的典型风格，清楚阐明了大众的怨恨和成见……如果她执掌大权，这些事态将完全归咎于工会……莫斯·埃文斯（交通及普通工人工会秘书长）及其工会成了她首当其冲的靶标。”^{②②}

尽管多诺休认为撒切尔夫人措辞强烈，但她在辩论中的政治立场却有一定的调和性质。她表示，如果卡拉汉采取必要的改革措施，自己就愿意支持他，比方说对工会纠察队采取果断行动，宣布二级纠察队为不合法等。^{②③}第二天晚上，在保守党的政治广播中，她提出这项引人瞩目的战略，这反映出她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自己的信念——反对党不该寻求与执政党讨价还价。人们援引莎士比亚的话，形容卡拉汉的处境是“不满之冬”，并且程度在加深，撒切尔夫人大部分顾问认为，怀柔手段比政党政攻讦显然更受选民欢迎，对卡拉汉形成的打击反而更致命。持这种看法的顾问不仅仅有中间派的克里斯·帕滕，还有坚定派戈登·里斯、蒂姆·贝尔、T. E. 厄特利以及罗尼·米勒。撒切尔夫人对这种手段深感怀疑。蒂姆·贝尔苦苦求她在广播中强调这一点，简直要给她下跪了。撒切尔夫人却说：“你这是企图向我推销一国保守主义信息，对吧？”^{②④}她担心自己被粉饰后，给插上麦克米伦的标签，让人认为她接受联合政府的安排。然而，她的顾问们努力说服她，指出这是个战术色彩浓厚的问题，并不具有原则性：采取这种策略会让她成为宽宏大度的政治家，反倒让执政政府显得像个反对党，拒绝为国家的更大利益而合作。戈登·里斯还巧妙地劝她说，如果她以这种方式表达，就会把自己置于公共舆论的正确一方，同时迫使吉姆·普赖尔既认同她所希望的工会改革主要方案，又会想方设法阻止她。^{②⑤}

撒切尔夫人完全不赞成这套想法，她在个人回忆录里流露出一些对此的看法，^{②⑥}但她像以往一样，一旦同意某事，便会投入满腔职业热情。里斯和贝尔给她做广播节目的下院办公室送去鲜花，让她感觉并没有在与他们两人的争论中认输。^{②⑦}她在广播节目一开始就说，自己打算摒弃党派偏见：“目前，我们的国家、整个民族面临着危机……这时候不该将党派置于国家之上。”她问道，我们对国家甚至对人类的共同责任心出了什么问题？竟然忍心让老弱病残因这些纷争而受伤害。接着，她抨击法律对工会纠察队的不作为状态，指责这种状态是容忍“任何强硬的组织扼杀国家”。她说，这场特殊的风暴可能结束，但同样的问题还会再度发生。我们面对的是针

对我们整个生活方式的威胁，法律必须得到修改。如果不限制工会的权力，我们的困境就没有出路。她提出，如果政府愿意禁止二级纠察活动，愿意就罢工问题和工会选举问题采取邮寄的保密投票方式，愿意在诸如消防队之类的基本服务领域签订不得罢工协议，自己将在议会中与之合作。这次广播内容构思巧妙，目的是警醒观众关注工党对事态的责任，同时也在民族团结的大旗下向工党伸出援手。撒切尔夫人说：“我承认，这对工党非常困难，因为他们与工会关系甚笃，没有工会，就没有工党。没有工会的金钱支持，工党就没有资金来源。”但是她希望工党顾全大局，把握机会，毕竟过去十五年里，两党都尝试过解决工会问题，但均以失败告终。“我们必须再次学会以国家的整体利益考虑问题，”在节目之末，她撇开以前对这个说法的担忧，做出总结，“否则有一天，国将不国”。^②

这是一次成功的广播讲话。撒切尔内阁的批评家称，他们使自私没有转化为对自私的强烈憎恶，沦为以工会专断权力的形式，因而撒切尔夫人才登上了首相的职位。“不满之冬”确实产生了无数的纠纷，让公众饱受其害。利物浦甚至一度出现“路有冻死骨”的惨象（在后来的年代里，保守党的宣传总是抓住这一点不放）。在这次广播中，撒切尔夫人强烈地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憎恶，将压力转移给卡拉汉。她深知对手在议会中地位不稳固，碍于工会的立场，卡拉汉也无法按她的要求付诸行动，然而大部分选民却将她的提议视为合情合理。第二天，内阁开会讨论是否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最后决定不宣布。“随后，首相面无表情地对麦卡弗里¹说：‘你怎么能宣布政府的薪资政策彻底崩溃了呢？’他还对麦卡弗里说，‘11周之内这一切都将结束。’”^③工党政府的主流观点认为，政府能与工会联手取得劳资和谐局面，但这种观点突然间烟消云散了。次日，伯纳德·多诺休写道：“最糟糕的一周行将结束……自从我走进唐宁街10号……从未感觉到这里弥漫着如此安静而令人绝望的气氛。”^④卡拉汉能公开做的，只剩下谈及自愿行为守则及新的工会薪资协议——1979年2月23日，他与英国劳工联合会达成了—一个协定，并敦促人们跨越二级纠察界线。就连此举也给他在自己的党内惹了麻烦。

1 汤姆·麦卡弗里（1922—），1974—1976年任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新闻主管；1976—1979年任首相首席新闻官；1979年受封骑士头衔。

最后，保守党感觉勇气倍增，他们几乎是偶然之间发现了一条可靠的路径，虽然路途艰难，但超越了党派之争。1月22日是百万名地方政府工作人员选定的“行动日”¹，这天的领导人督导委员会记录口吻低调：“我们若修订宣言草案，便有必要更加强调工会权力问题……超过去年秋天那份草案的程度。”^②撒切尔夫人开始喜欢自己的竞选主题了。在“吉米·杨秀场”节目中，背景是大街小巷堆积如山的垃圾，电厂工人和码头工人要求加薪15%，她在镜头前谈论国家的“精神危机”。她一改先前小心翼翼的口气，这次选择了颇具战斗性的措辞：“如果有人要遏制我们的基本自由；如果有人要对老弱病残者造成伤害、危害和贬损，我向上帝发誓，将与之势不两立。”她竭力让人们明白，法治正遭受威胁，并挑明了与阿瑟·斯卡吉尔的分歧，斯卡吉尔当时还不是全国矿工联合会的主席，但已经是活动的急先锋，前一天还在这个节目中露面讲过话。撒切尔指出：“除非加强法治，否则不会有自由。这就是我与斯卡吉尔强烈争吵的原因所在。”^③2月6日，《每日快报》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保守党的支持率领先工党19%。

在工党执政的最后几周中，政府比前五年受议会席位比例支配的程度更深。直到3月1日权力下放公投，卡拉汉的工党才在议会下院勉强维持住多数席位，但是，假如苏格兰人的支持选票在合法选票中没有达到40%的最低要求比例，而威尔士人都投了反对票，政府便会立刻垮台。卡拉汉试图尽力运筹帷幄，但是自由党担心，5月份其前领导人杰里米·索普会出庭受审，对他的指控是涉嫌谋杀自己的前任情人诺曼·斯科特，因此自由党此时也对选举忧心忡忡。3月22日，卡拉汉就下放权力问题与苏格兰民族主义者进一步交谈，这一问题可望在4月底解决。但他们对此并不感兴趣。眼见大势已去，他们只能寄望于自由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联合主义者的支持了（不过，撒切尔夫人拒绝搞任何约束性交易）。保守党提出一项不信任案动议，旨在打压政府。

在是否立即举行大选问题上，卡拉汉左右为难，态度让人难以捉摸（法定最后期限是十月份），工党仍旧做着疯狂而滑稽的努力，争取在信任案投票中获胜。以身躯肥胖而引人注目的自由党议会议员西里尔·史密

1 当时的“行动”，以劳资纠纷中的说法，通常意味着罢工，而不是工作。

斯，难道会被贵族说服投票支持政府吗？遇到这类问题，他总是跟母亲商量，所有重大决定都由母亲替儿子做。北爱尔兰社会民主党人及工党在议会的议员格里·菲特¹，假如能给他换一个不像罗伊·曼森那么反对工会的北爱尔兰秘书，他会投票支持政府吗？难道能把议会的工党议员阿尔弗雷德·布劳顿“医生”拖离病床参加投票吗？弗兰克·马圭尔是弗马纳郡和南泰隆选区独立的共和党议员，平时很少参加众议院活动，他宣称，打算出席“亲自弃权”。马圭尔常喝得烂醉如泥，一度由看护人在投票点手把手教他如何投票，不过这一次，他妻子要陪他，免得再次发生这种事。总之，直到3月28日辩论当天上午，几乎所有事都还未理清。议会下院还发生了一起餐饮等服务员罢工事件，给整个过程中增添了滑稽性。两位保守党秘书长出去，几乎将下贝尔格雷夫街的熟食店扫荡一空，²还买了大量的酒。

不信任案辩论中，撒切尔夫人的演讲并不十分出色。考虑到要赢得选票，她不想赌运气，也不愿提出新的争论点。她说，英国是个“边缘国家，”其中有“过多的权力攥在中央集权者手中，”其课税和管控措施是一种“零用钱社会政策”。工党等于典当给了工会，所有实质性改革都变得次要，都让位给了政府的生存需要。^③伯纳德·多诺休说：“她做了个糟糕的单调演讲，说完就坐在一位失望的接待员旁边。”卡拉汉的表现则颇为有力，不过，演讲后他告诉多诺休一个坏消息：“他们请不来布劳顿医生，他病得很重。我们输定了，请你去把奥德莉³找来。”^④下院领袖迈克尔·富特为政府的演讲做归纳评论，人们都认为，他的讲话是满党派谴责内容的精彩讲演。丹尼斯·撒切尔当时待在“走廊下”旁观，

1 格里·菲特（1926—2005），毕业于贝尔法斯特基督徒兄弟学校；1970—1979年任社会民主及劳工党领袖；1962—1972年任贝尔法斯特码头分区在北爱尔兰议会的爱尔兰工党议员；1966—1970年任西贝尔法斯特选区的议会共和工党议员；1970—1979年任议会中社会民主及劳工党议员；1979—1983年任议会中独立的社会主义议员；1983年受封菲特勋爵。

2 撒切尔夫人在个人回忆录中称是福特纳姆熟食店，但此表述有误。

3 奥德莉是卡拉汉的贤内助，在所有困难时刻，他喜欢有她在身边。奥德莉于2005年去世，卡拉汉11天后去世。

富特的态度让他怒不可遏。他喝了一两杯酒，一直不停地说“胡扯”，直到后来一位引座员上前制止他。^③

随后进行投票。随着唱票接近尾声，伯纳德·多诺休注意到，“保守党人个个低着头，似乎料到会输。他们中有我一个朋友，朝我做了个拇指朝下的信号。”^④接着，汉弗雷·阿特金斯朝撒切尔夫人和威利·怀特劳走去。“他们显得失望，甚至在生气。随后，我们的计票员走进来，兴高采烈地挥舞着一张纸。我们这边开始欢呼。等到所有计票员都进来，保守党人脸上绽放出笑容，我们的人脸色变得阴郁。显然我们输了——以一票之差输了。”^⑤政府得到310张赞成票，311张反对票。布劳顿未能到场。弗兰克·马圭尔曾努力在最后一分钟抵达会场给政府投一票，尽管他妻子竭力催促，但一路挡在面前的爱尔兰共和党人¹驾驶着重型卡车挡了道，他事后“几乎伤心落泪”；^⑥因此可以说，爱尔兰共和军的支持者为撒切尔夫人获胜创造了机会。

此前，卡拉汉无视撒切尔夫人关于发起一次早期民意调查的请求，如今，他公开了大选日期，这是他能够选择的最晚时间——5月3日。²他希望借此争取足够的时间，将公众在选举中的注意力从工党问题转向撒切尔夫人本人，对照之下，他认为自己富有经验，态度温和，行动可靠，而对对手说话尖利刺耳，态度过激。无论如何，卡拉汉相信，“她在竞选中会表现出支配性人格。如果我们胜出，那是因为人们不能接受她。”^④竞选电视辩论的机会从来都有，但是，在2010年大选之前，从未真正利用过。现任首相拒绝两党领导人进行竞选电视辩论，这好像成了个传统，但卡拉汉打破了这一传统。卡拉汉并没有低估撒切尔夫人的辩论能力，但他估计得没错，对方在辩论中的胜算不如自己，因此表示自己将接受电视辩论邀请。撒切尔夫人同样对此非常热衷，她唯恐让人认为自己怯场，特别不愿让人认为她因“是一名女士”而怯场，^④另外，她还希望人们看到自己和首相

1 爱尔兰共和军的新芬运动已经转变立场开始反对工党政府，因为由罗伊·梅森在爱尔兰以铁腕手段控制着安全局势。

2 大选可推迟到10月份才会诉诸法律，但如果在议会没有有效的多数，卡拉汉推迟大选不能再超过六周，这也是一项民调的最长时间限度。

处于平等的位置上。克里斯·帕滕也建议她参加这次辩论。不过，辩论中一字排开坐的人也颇具分量，他们包括了威利·怀特劳、桑尼克罗夫特勋爵、戈登·里斯以及上奇公司的全部成员。这些人都相信，在这场辩论中，撒切尔夫人成败在此一举，但是对卡拉汉则不然，毕竟他声名在外，目前又在为争取可能性寻找“突破口”。虽然保守党有此前的民调优势，但此举无论如何都是一场冒险。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辩论人的性别原因，无论输赢，对于撒切尔夫人都有百害而无一利。假如她输了，就直接表明自己不能胜任；如果赢了，则表明一个抛头露面的女人会让一名男士蒙羞，这将会令许多男性选民心怀不平。就像桑尼克罗夫特对大卫·巴特勒所说：“许多男人会为此愤怒，他们会说，‘那就像我老婆’。这注定不是什么好事。”^{④2}

戈登·里斯非常担心，怕撒切尔夫人接受辩论邀请，他干脆将第一封邀请函藏起来，自己代为拒绝，希望其他事情把这事掩盖起来。^{④3}然而，第二封信不期而至，撒切尔夫人质问里斯，为什么自己没有看到第一封信。里斯回忆起当时情况说：“当时争吵得太激烈了，搞得我口干舌燥。”^{④4}撒切尔夫人说：“戈登，你最好滚回家去。”这天上午，里斯喝了个半醉，打电话给贝尔说：“完蛋了，我的职业生涯到此结束了。”但贝尔建议他第二天回办公室工作，什么话都别说。^{④5}他照办了，奇怪的是，他的观点竟莫名其妙占了上风。撒切尔夫人找了个借口自我安慰，说辩论没准会让自由党领导人大卫·斯蒂尔得到优势，因为电视台方面会在各方面为对方提供某种帮助。撒切尔夫人拒绝了辩论，语气冷淡地写了回复：“我个人认为，选举的决定因素是问题和政策，而不是参选人的性格。我们应当坚持这一点。我们不是选举总统，而是选择一个政府。”^{④6}她的决定让唐宁街10号的人们松了口气。卡拉汉觉得，他必须让人们认为，他已经为辩论做好了准备，而撒切尔夫人却拒绝了，但他曾一度担忧情况不会如此。伯纳德·多诺休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他（卡拉汉）获悉撒切尔夫人拒绝在电视辩论中与他对抗，显得非常高兴，我们都感到宽慰，毕竟我预料她会有上佳表现。她若出席辩论，取得的效果会比我们大多数人都好，显然会胜过她的那批顾问。”^{④7}不过，这对里斯及其盟友是一次重要胜利，这让他们保持了竞选战略的完整性。戴维·巴特勒这样评论里斯在大选后说的一番话：“他（里斯）不想让这次选举仅为选举，而希望它能跟去年冬天的事挂钩。”^{④8}

从2月初开始，保守党人匆匆忙忙地改写了他们的竞选宣言。2月5日，安格斯·莫德写信给撒切尔夫人，表示宣言要重做一遍。她在信上批复：“我认为，已有的草案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才能应对当前的事态，也才能应对变得更加强悍的工会政策。不过第一部分关于实现有限目标的普通方法（例如，通过减税鼓励创造财富等）应予保留。依我看，大部分普通人和许多非普通人一样，都想要‘减税和秩序’。”^④宣言新版本第二稿在3月份送到撒切尔夫人面前，她在标题页给负责起草工作的克里斯·帕滕批注道：“克里斯——阅后倍感沮丧。请看评论。”在标题为《我们的五项主要任务》这一部分，她划掉自己认为太笼统或太软弱的文字。稿子中有一部分内容是：“造成我国经济疲软的部分原因，是没有接受一种观点：国内所有阶级的终极利益完全一致。”撒切尔夫人在这句话上划了一道线，写道：“不对，过去不是这样，如今也不是。”还有一处是这样写的：“若大幅度削减开支，还想装作不疼不痒，那是不诚实的。”她写道：“这取决于在哪里削减。”她在宣言内容旁边批注道：“灾难性的劳资纠纷日益严峻，我们不能再年复一年卷入其中，搞得国家不得安宁。但我们很可能要继续忍受相当长的时间。”

撒切尔夫人被弥漫在稿子中的缓和腔调激怒了。关于工会改革，稿子称：“基于三种变化，我们提出了一份‘温和的章程’……”她潦草地批注：“捍卫自由和法治，无须温和。否则两者皆失。”关于罢工纠察队，稿子称：“我们将在法律中明确一点，就是确保其条款强制抵制诸如此类的行为。”她批注道：“怎么做到。我根本没看到实施的提法。这一点必须更加具体。”还有一部分是关于薪资谈判的内容，表达方式犹如漫谈，“涉及薪资谈判的行为……必须恰当理解薪资的整体增幅范围，如果这一数字超限，而货币政策不变，失业率必然飙升，显然，必须得到牢牢掌控。”撒切尔夫人写道：“简直糟糕透顶。”在所有提到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材料中，她都设法删掉让更多权力向欧洲倾斜的内容。草案中提到“共同的经济和工业问题……超出任一国政府的掌控范畴”，她删去了这句话的后半部分。稿子针对欧洲共同的农业政策和渔业政策建议了一种积极的方式，她补充说：“这不对。看上去好像我们该更顺从似的。”自始至终，她追求一切都要强化。不过，与此同时也表现出她本能的谨慎态度，只要看到一项承诺过于具体，她就会批注：“被动！”或者“赌运气”。^⑤

尽管撒切尔夫人猛烈批评这份草稿，但最终的成稿丝毫没有偏激暴戾

口吻。署了她名字的前言开头甚至带有教条式的口吻：“我认为，政治的核心并非政治理论，而是人民及人民希望过的生活。”国家正从百姓手中夺走权力，“这次大选是我们夺回权力的最后机会。”她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是国家未来的代言人——是一个能为国家带来更大成就的领导人——但她将这种愿景视为历史的回归。有人说，昔日的伟大国家不可能复兴，“我不接受这种观点。我相信我们不仅能够，而且必须让祖国复兴。”她的政党宣言基于：“法律制约下，人民的自由高于一切。”她几乎要唤起人们“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战时情感：“我们是一个国家的全体人民，人数远胜过企图分裂我们的势力。”

保守党在竞选宣言中提出五个主要改革领域——经济和社会健康；恢复激励机制；支持议会及法治（这个说法暗指工会权力过大）；支持家庭生活（例如：出售地方当局营造的廉价住宅，承诺租户有购买权）及父母在学校的权益；加强国防。在工会问题上，撒切尔夫人质疑过“分裂我们的势力”这个词语，但最后保留了下来。宣言提出三项具体改革方案——消除二级纠察豁免权；就工厂仅雇用工会会员的做法和个人申请其会员资格的要求进行恰当的投票；对工会选举和罢工进行邮寄保密投票，由公共基金支付其费用。宣言谴责薪资政策，但并没有提及休·克莱格教授主持的薪资比较委员会，尽管其研究结果在竞选等诸多方面与撒切尔夫人的愿望相悖，但保守党人认定，必须保持体面。撒切尔夫人对未来的大臣做出让步，采纳了杰弗里·豪钟爱的“协同行动”观点，她承认需要宣言所称的“更公开和非正式地讨论政府的经济目标（这类似德国及其他相关国家的做法）”。

关于税收问题，在《为了国家更加繁荣》的标题下，宣言称：“为了酬谢辛勤工作，我们将削减各个收入水平的所得税，”但并未提出具体的削减比例。宣言提出要削减公共开支，不过文件中对削减哪些公开支出语义含糊。宣言低调解释道：“只有在一定程度上将所得税转化为消费税才可实现减税。”宣言重提五年前的承诺：废除地方评级体系，不过要推迟执行，“目前，削减所得税必须优先于废除地方评级体系。”宣言谴责了国有化，但是并没有以强烈的口吻宣布非国有化措施，只具体提到造船业和航空航天业要实行非国有化，还承诺要出售全国货运公司的股票。宣言称，要给予警察更优厚的薪资待遇；将提出新的英国国籍法案，实施更严格的移民管控，提高国防预算。在欧洲问题上，宣言呼吁在外交政策上只能有